

开花的狗尾巴草

胡倩妮

路经一家幼儿园，听见里头几个孩子正在议论狗尾巴草会不会开花。这个说，狗尾巴草是草，当然不会开花。那个说，兰花草也是草，开起花来美丽极了。稚语童声，却是一本正经的模样，让人听了不由觉得好笑。但狗尾巴草真的会开花吗？说实话，我并不知道。

回家后，我专门上网查了资料。资料上说，狗尾巴草是禾本科植物，禾本科属于被子植物，而被子植物都是会开花的，花期多在七八月间，可能因为花朵太小、太朴素，看起来很不起眼，所以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，或许发现了也不在乎吧。毕竟这世间的花花草草实在太多，杜鹃、牡丹、芙蓉……哪个不是娇艳欲滴、惹人怜爱，连这些花都还看不过来，怎么可能把注意力过多地停留在那不起眼的狗尾巴草上？

狗尾巴草，光听名字就够俗。或许它这名字，便是乡间的老农看它形似小狗尾巴胡乱取的吧。而且这东西十分常见，每年春末夏初，乡间路边、田埂边，随处可见，风一吹，仿佛满世界的小狗都在追着风奔跑，这一追一直要 from 夏天追到秋天。待草上的颜色渐渐地由先前绿变作干瘪无力的黄，便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记忆。

不过，若是人们知道狗尾巴草会开花，多半还是会吃惊。在人们固有的印象里，它开花的几率实在太小了。然而想到狗尾巴草的别称，我反而释然了。在我们这里，狗尾巴草也叫美人草。狗尾巴和美人相去何远，最终却用来形容同一个物种。只能

陪红场一起醒来

张明扬

如果说圣彼得堡活在沙皇时代，那莫斯科则停在苏联时期。火车抵达莫斯科时，是寒冷下雨的清晨。坐上空荡荡的地铁，穿过逼仄低矮的地下通道，惨白的日光灯管黑乎乎地蒙着灰，墙面、地面开裂了，似乎还处于社会主义物资匮乏阶段。望不到头的通道，昏暗的灯光里，回荡着脚步声，远处一个黑衣男子走过，留下孤单的背影，此时有人倒比白人更心惊。

莫斯科还在沉睡。夜半的街道，青铜将军骑在马上指点江山，老建筑在路灯的照射下通体暗红，像一座座奇异的城堡，这些庞大沉重的建筑后面，就是红场了。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广场，中间高，四周低，用小石板铺成，凹凸不平，周围环绕着克里姆林宫、圣瓦西里大教堂、古姆百货。居民和游客都在睡梦中，站在凌晨的红场，偌大的广场很空旷，夜色下的克里姆林宫暂停了权术、圣瓦西里大教堂退去白天的嘈杂、古姆百货熄灭了奢侈品橱窗的光华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我可看到了士兵整齐地列队前行，听到了革命歌曲，是的，这是苏联。

早晨7点多，天空还是漆黑一片，克里姆林宫里的建筑屋顶上的红星从高墙里探出头，小小的，却关不住，顽皮又任性，在黑暗中闪耀，像一点点燎原的火种，这颗红星也在中苏友好大厦上放光彩。天色渐渐发白，坐在红场边的公交车站躲雨，偶有几辆车开过，对面就是莫斯科河，天空和河水都泛着冷冽的蓝光。风雨更急了，刺骨的严寒如同秋风扫落叶般严酷的革命。旅馆还不能入住，商场还没开门，只有这一个小小的车站是栖身之所。路灯熄灭了，今天，我陪莫斯科一起醒来。

天蒙蒙亮了，我把最后一点面包喂了红场上的鸽子和麻雀，拉起衣服上的帽子，蜷缩着，把头埋在身体里，任雨点落下，在风雨飘摇中默默忍耐。就这样坐了不知道多久，以为快要冻死时，教堂里突然传出弥撒声，清亮的女声飘荡在低沉的男声上，声音由小及大，穿透了花窗，穿越了穹顶，充斥了世界，传到上帝的耳朵。虽然听不懂，但人类的感受却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阻隔，纯洁的祈祷回荡在阴郁的天空中。我呆坐着，睡眼惺忪地看天，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。那一刻，风小了，雨停了，寒冷消散了，人间的痛苦似乎都不在了，暖阳春风安抚着我。我听过很多地方的弥撒，但都不及这个饥寒交迫的冬日，幸福的人听来不过是欣赏，不幸的人听来却是拯救，是雪中送炭的慰藉。



说，物有两面，存在缺点的同时多半也存在一个与之相匹的优点。

S是我读初中时的同学，成绩在班里倒数，又因为爱玩爱闹，给老师的印象很不好。然而初三上学期，成绩忽然跃居班级前几名，化学竟赛得了全市一等奖。所有人都惊叹于他的改变。我们问他个中的原因，他笑而不答。

草长时节，我们毕业了。S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秘密，他说：“像我这种人放在人堆里，就跟狗尾巴草放在花丛中一样，极不起眼。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一个姑娘，她跟我说每个人都有特长，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我没考出好成绩，跟天资无关，只是没找对方法。虽到了初三再改变未必有大作用，然而只有努力过，青春才无悔。我尝试了，也成功了。”

我忽然觉得那姑娘真有眼光，狗尾巴草虽卑微，但蝴蝶和蜻蜓飞过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停在上面。因为，在一双识珠的慧眼里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同样诸如海棠、芙蓉，谁也不比狗尾草更美丽。



公平交易

沈阳央求老爸让他看会儿动画片，老爸不由分说地拒绝：“不行！你妈不在家你就想贪玩？我会代行使你妈的权力，禁止你看动画片，监督你好好做作业。”杨阳哭丧着脸道：“老爸，你这么凶，我妈当年是怎么看上你的？”老爸得意道：“怎么看不上，我告诉你，你爸当年又有才又帅，是你妈主动追的。”杨阳眨巴着大眼睛难以置信：“我不信！我妈也是一枝花，她跟我说是你主动追的她啊！”老爸一字一顿地吐出三个字：“我确定。你别看你老爸第一眼看上去不帅，那是我帅得不明显，你别看我不能出口成章，那是因为我一字千金。所以你妈追我是赚了，她嫁给了潜力股！”杨阳哈哈大笑后，掏出录音笔晃了晃，“老爸，你说的我都录下来了，我妈一回来就放给她听，你自己决定让不让我看动画片吧！”老爸双手奉上遥控器给杨阳，郑重道：“遥控器给你，录音笔给我，必须删。以物换物，公平交易。”

有一种在热带雨林和温带地区欢快生长的卵形水果，在中国被称为鸡蛋果，我国只有广东、福建、云南和台湾有栽种，也有人称其为“洋石榴”，又因原产地是巴西，有的人干脆叫其巴西果。巴西果属西番莲科，果汁营养丰富，兼具多种水果的香味，富含十几种氨基酸、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，常用来生产营养果冻和果酱。

巴西果可直接鲜食：把浆果切开，用勺舀出果瓤。也可将果肉放入杯中，加水 and 糖，置于冰箱，成为美味的冰镇果汁。

巴西果不愧为著名的热带观赏植物，通常在夏季开花，花作白色，芬芳可嗅，花中有所谓的“副冠”——多条丝状体，花形优雅。美国人称巴西果的花为“激情之花”，由于英文中的“激情”一词（Passion）尚有“耶

国人过日子，讲究“量入为出”。量入为出，重在平衡，收入与支出等同，日子就能过；收入高于支出，生活无忧虑；人不敷出，日子必难熬。

生活好过了，有些老人就喜欢攒钱，自道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。炒股、买基金、研究理财产品，忙进忙出不得空闲。钞票赚了却不舍得用，脚下是儿女的旧鞋、身上是孙辈的校服，一日三餐简单打发了事。存了点钱，说是将来给子女，还要留着自己养老。这话本没错，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当下。何不趁目前还吃得下、走得动时，提高生活质量，潇洒快活一点，让自己有个舒服的晚年？

有些年轻人收入本不低，却消费无度，时称“月光族”。理发要进美容店，剃个头大洋八百；买衣服要去伊势丹，一条裙子三千、一个包袋三万。出门以车代步，范儿十足。花钱如流水，钞票不够就寅

吃卯粮，还搬出洋理论：今天用明天的钱！明天的钱哪里来？那也不难，去银行办信用卡。但是，明天的钱不好用哇，用完明天的钱，后天必须还。逾期不还，就得催债，生活好过了，有些老人就喜欢攒钱，自道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。炒股、买基金、研究理财产品，忙进忙出不得空闲。钞票赚了却不舍得用，脚下是儿女的旧鞋、身上是孙辈的校服，一日三餐简单打发了事。存了点钱，说是将来给子女，还要留着自己养老。这话本没错，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当下。何不趁目前还吃得下、走得动时，提高生活质量，潇洒快活一点，让自己有个舒服的晚年？

有些年轻人收入本不低，却消费无度，时称“月光族”。理发要进美容店，剃个头大洋八百；买衣服要去伊势丹，一条裙子三千、一个包袋三万。出门以车代步，范儿十足。花钱如流水，钞票不够就寅

量入为出过日子

吴莉莉

欠债不还后，就将你列入无信用记录中并载入个人信息档，终身如影随形。信用全无，还怎么混下去？

借银行的钱逾期不还，尚有法可循，私人间的借贷，欠账、赖账就常有发生。借钱人不守信用，债讨不回来，双方纠纷就多。讨债人，民间俗称“讨债鬼”，这是骂人话，不好听。向欠债人要回自己的钞票，本应理直气壮，但几次三番地讨不回，债主就成了讨债鬼，反倒是借钱予人的人日子难过。想

巴西果和巴西果效应

陈钰鹏

以上）颗粒大小不同的混合物置于一个容器中，用外力使容器振动；体积较大的颗粒会上升到表层而较小的颗粒则沉降到底部。

这一效应之所以得名“巴西果效应”，和欧洲人吃早餐有关，人们习惯于用牛奶泡燕麦、葡萄干、不同坚果组成的混合颗粒，在操作和食用过程中有人发现，最先从盒子里倒出来的一定是个头最大的巴西果（巴西果之荚果里的果仁）。1998年又发现了与之相反的“反巴西果效应”——体积大的颗粒下沉而体积小的颗粒上升。

巴西果效应和反巴西果效应已成为非常热门的颗粒物理学话题，在许多工业行当（如制药、运输等）中总会碰到这一现象。1939年，人们在用火车皮装煤时观察到，较大煤块最后都位于

七夕会

即可长出翠苔来；另一种为“摊饼法”，直接把一片片苔藓铺盖上去。我素来不会揉面，贪简单，“摊饼”吧。正好刚附庸风雅买了块车马汉砖改的盆，移入菖蒲，铺上苔藓，再插上一支支截短的牙签固定，远看像小刺猬，近看像“打金针”，万事大吉。

阳台上固然少不了花。花是红楼人物，不是黛玉，也是宝钗。花开时，娇艳万方，遗世独立。不几日，花谢了，萎靡、凋零，看着也孤独。还是苔藓好，样貌平凡，但始终苍翠如一。像《金刚经》里说的“微尘众”，卑微如尘，触目皆是，像极了马路上擦肩而过的普通人，平凡而认命。汉砖极重，浇水不易。过不了多久，菖蒲先行化去。苔藓也懒得浇了，绿色转黄，厚厚的苔枝变成枯草，最后也被我扔到阳台角落里去了。

过了几天，去苏州郊外的名山“行脚”。习性难改，低头，踱步，竟突然发现后山砌起来的一片方石上，满眼都是翠苔。苔厚几寸，显见是多年积下的。大喜！正好带着一一次性筷子和保鲜袋，又“请”回来了。这次不装了，铺入月季和黑松之下，有多余的，也随意栽点到菖蒲盆中。也不刻意管它，后来也忘了，也不在意。一年多了，竟发现有苔的那几盆菖蒲长得更加油亮，茂密，精神。想来那山上原有古寺，旧时每到中秋，还有庙会，估计苍苔也是听着仙乐长大的，连着我家的菖蒲也沾染上了仙气。

少年时，时间过得慢，总觉得日子老也过不完。三十之后，一切像按了遥控器里的快进键，忙得没工夫坐下来喝一杯茶，看一会风景。现在，我每天给卑微的苔藓浇淡水，也算是一种修行。低头看看苔藓，时间好像会过得慢一些。每天早上，能吃上一碗平平常常的小米粥，我感觉幸福极了，就像苔藓给我的感觉。

想当初借钱人哀求苦恼的模样，到了欠钱该还时，他一副债多不愁、虱多不痒的无所谓腔调，你又奈他如何？民间说法：“站着放债，跪着讨债”，讨债的角色实在尴尬。那天白日里，见花园路边停了辆奥迪车，某男子拉开车门，站在街沿高声打手机，手臂在空中乱舞：“依想想看，问我借钞票辰光哭出乌拉，现在欠债不还，依又是一副啥腔调？好来，变成我来倒求依了……算你狠！”这人相貌不错，大概是讨债讨得气昏头，顾不得斯文了，在马路上一通狂吼泄愤。

有点余钱的老人别当钱奴，钞票要会用；年轻人自持力差些，捏钱的手不能松。硬充胖子，一旦人不敷出，自己债台高筑日子难熬，还要连累爷娘、殃及他人，这不道德。普通人过日子，量入为出好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